

19-10

陸豐英烈

第一輯



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陆丰英烈

第一辑

中共陆丰县委党史办公室编

责任校对：

庄 谦

林兴奇

陆 丰 英 烈

证号：广东省出版物

印刷许可证108号

印刷：惠东县印刷厂

印数：0001—3000

字数：160千字

革命烈士
永垂不朽

徐向前

一九八七年四月

徐帅为纪念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六十周年题词



陆丰革命烈士纪念碑

前 言

陆丰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我党和彭湃同志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紧要关头，我县人民和海丰人民一道，高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两面旗帜，首创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著名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陆丰人民又沿着先烈开辟的革命道路，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战争，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县有三十多名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志士先后为革命捐躯，还有很多未留下姓名的外籍同志在这块土地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革命先烈们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风雨如晦的革命低潮时期，都表现出“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崇高革命情操。他们不怕苦、不怕死、不为私，始终为工农谋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人民心中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陆丰英烈》第一辑现在与读者见面了，它的面世，不仅是对先烈的讴歌与纪念，也是对后来者的激励和鞭策。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编辑出版续集。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虽然时代变了，任务有所不同，但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事业仍

然是先烈们为之奋斗的继续。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为此，我们热切希望全县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朋友，认真学习《陆丰英烈》，做到如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象我们的前辈那样，象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把我县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阶段。

中共陆丰县委员会
陆丰县人民政府
一九八八年五月

目 录

彭 湃	(1)
张 威	(24)
郑 重	(36)
杨其珊	(41)
范照南	(46)
李劳工	(53)
李国珍	(59)
吴振民	(68)
黄依依	(75)
庄梦祥	(78)
黄振新	(83)
陈谷荪	(86)
林铁史	(89)
陈荫南	(97)
彭 桂	(103)
张绍良	(112)
刘友仁	(115)
林翰藩	(120)
庄 武	(125)
庄 殷	(129)
彭培轩	(133)
许国良	(136)
余植园	(139)
陈 蓬	(143)

黄万里	(147)
林秀尔	(149)
章朝阳	(152)
朱 荣	(154)
马克昂	(158)
陈颂明	(162)
王 文	(171)
陈 编	(180)
吴路军	(184)
李振雄	(188)
陈继明	(190)
彭成奎	(195)
林 斌	(200)
刘教儿	(204)
谢 惠	(207)
彭云贞	(212)
颜 石	(218)
陈 东	(223)
谢国良	(228)
李少芳	(232)
后 记	

彭 湃

—

彭湃（1896—1929），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的一个地主家庭。祖籍陆丰县吉康都。他乳名天泉，学名汉育。留学日本时，为了表明自己为民族、为革命的意愿象浩瀚的大海那样澎湃，去冲刷那黑暗社会的污泥浊水，更名彭湃。

彭湃的少年时代正处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夜，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加紧勾结，使广大农民长期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剥削。幼年的彭湃虽然生长在海丰县数一数二的大富户家庭，但由于他长年生活在附城农村，耳闻目睹广大贫苦农民遭受官僚地主的盘剥压迫，加上有出身贫苦、当过婢女的生母周凤的教育和影响，从小便产生了同情劳动者的观念。每见佃农挑租谷到他家时，彭湃便热情地端茶给他们喝。有一次，他跟长兄下乡收租，看到佃户贫苦不堪，就叫农民不要交租了。这种违背地主家庭利益的叛逆行为，受到家人的反对，从而激起彭湃对家庭的厌恶和憎恨。

彭湃六岁读私塾，八至十二岁在林祖祠小学读书。这期间，他不仅好学，而且爱听老师和村里的老人讲农民起义的故事，也特别爱背诵文天祥那充满浩然正气的《正气歌》。农民起义领袖破城杀县令、开仓济贫的革命精神，在彭湃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九一三年秋，彭湃高小毕业后考入海丰中学。他开始探索社会，积极提倡办新学，宣传

新道德，由此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支持。他与进步同学发起成立了“群进会”，组织青年阅读政治书刊，评议社会不平等现象，特别是组织领导青年巧妙地敲掉了海丰地主豪绅为驻军统领林干材树碑立传的石像鼻子。在斗争中显示了彭湃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精神。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一岁的彭湃怀着寻求真理、振兴民族的伟大抱负，东渡日本求学。翌年九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科，实现了他“出国留学，学点顶用的东西，秉志改革，有益于国民”的意愿。彭湃身在异国，心忧国家兴亡。当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暴露它侵略中国的狰狞面目、北京掀起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彭湃带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留日中国学生，反对不平等的二十一条条约，怒打卖国求荣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他还咬破手指，在一幅白绢上血书“毋忘国耻”四字，以激励斗志。此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推动和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广泛传播，彭湃的思想受到很大影响。他和进步学生、教师在一起，先后组织“建设者同盟”、“赤心社”，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并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社会主义问题研究，探索中国革命问题。

一九二一年夏初，彭湃毕业回国，在广州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海丰的广大农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他决心在家乡实践社会革命的理想，发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先后筹办了《新海丰》和《赤心周刊》，并向农民宣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传播马克思主义，抨击私有制度的种种罪恶，主张破坏“现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彭湃为培养人材，扩大宣传阵地，于十月就任海丰劝学所长（即教育局长）。次年，彭湃领导

了海丰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反动当局对此非常震惊，便假以罪名，撤了彭湃教育局长的职务。这一事实，使彭湃认识到搞社会主义不从事实际的工农群众运动，只是宣传教育是行不通的。从此，他踏上新的征途，开始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

一九二二年六月中旬，彭湃抱着“我即现行制度的叛逆者”的决心，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衫，戴上斗笠，赤着双脚，来到农村。他不怕家庭的指责和反对，不怕亲邻的讥讽和诽谤，不理朋友的劝说拦阻，经过数次的艰苦努力，于七月二十九日晚上，与张妈安、林沛等秘密组织起“六人农会”，把六颗火热的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迈开了农民由分散到组织起来的第一步。为取得农民信任，彭湃手捧田契，对前来看戏的乡村观众发表了震人心弦的演说：“田是农民兄弟起五更睡半夜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过去被不劳而获的地主占去了，使终年劳动的农民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不合理的制度，必须彻底变革和废除。”说罢，彭湃便当众一张张地宣读田契的内容、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然后当场烧毁，宣布从今日起，那些土地归耕种农民所有。彭湃用自己的行动获得了农民的了解和信任，有力地团结了农民，使农会组织在斗争中迅猛发展。一九二三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农会会员十万人。四月，彭湃到陆丰筹备总农会，接着正式成立了陆丰县总农会，农会会员三万五千人，在海陆丰农民影响下，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也有部分乡村组织了农会。彭湃亲自为农会制定纲领，明确提出“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准备“夺取政权”的方针。中国农民运动从此进入了一个与旧式农民起义完全不同的新时期。

海丰县的土豪劣绅，对农会反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斗争

十分仇视。一九二三年七月，海陆丰一带遭受台风袭击。地主豪绅利用广大农民遭灾，乘机加重苛捐杂税，派兵下乡武装收租；派军警三百多人包围农会，搜捕农会干部，并出布告取缔农会。面对农民运动被扼杀的关头，彭湃一面积极组织海陆丰农民准备武装斗争，一面长途跋涉到老隆找当时统治东江的反动军阀陈炯明进行说理斗争。同时争取在海陆丰农民运动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惠潮梅农会的声援，迫使反动县长王作新释放被捕的农会干部。正当海陆丰准备恢复各地农会之际，军阀陈炯明勒令禁止组织农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农会被迫从公开的活动转入地下秘密斗争。一年多的斗争事实，使彭湃认识到：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装，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农民没有武装，农会组织不起来，暂时组织起来了，也会被地主武装冲散和扼杀。他感触尤深地回顾说，“对此深信不疑。”

二

一九二四年四月，彭湃到达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两党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宣告建立。彭湃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后，深感培养有军事才能的农运干部是革命发展的当务之急。经我党建议，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批准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命彭湃为主任。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正式开学。彭湃决心把学员培养成为“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除组织学习和研究有关农运的理论外，以五分之一的时间重点组织学员学习军事知识和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亲自带领学员到黄埔军校授课。军事训练的内容有：队列、操炮、刺杀、射击、投弹、兵器知识、单兵利用地形地物和进行攻打各种障碍物训

练，还进行森林、山地、村庄的进攻、防御等野战技术训练和夜间科目训练等等。彭湃采取上述教育训练措施，有效地使学员既懂得革命理论又具有从事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能力，成为既有军事知识又有组织农民武装和指挥战斗本领的人才。首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被委派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分别到各县或回原籍开展农民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据第三届农讲所总结经验时指出：“在第一、二两届之考察，凡在军事训练用心之人，现在即为农民运动最努力之人。如广宁、花县两处，在农民与地主斗争中，打先锋者多为农讲所毕业之学生，可以例证。”可见，彭湃首届农讲所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最先把农民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并为后来历届农讲所采纳和借鉴。

一九二四年八月，彭湃把建立农民自卫军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此时正发生广州商团军反革命挑衅。为捍卫广东革命政府，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广东省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由彭湃任团长、徐成章任指挥。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支以农民自卫军名称建立的武装队伍。全团有二百人，穿规定制服，驻守在广东省长公署里面，聘有教官多人，积极进行军事操练。在大元帅孙中山前往韶关，农民自卫军两度赴韶关担任后方宣传工作。该团在韶关十一天，革命影响很好。后全团进入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又到黄埔军校军训十天。此届学员毕业，再次为广东全省农民运动和各地建立农民自卫军输送了骨干力量。

由于我党的推动，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得以逐步实施。全国工农革命运动随之发展，广东各地农民协会象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为了推动农民斗争的发展，彭湃以中央

农民部秘书和特派员的身份，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到达广宁县，与先期到广宁的周其鉴一起，在农会里建立了广宁第一个党支部。十月，广宁县农民协会成立，同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为了支援广宁农军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彭湃在广州筹集到数十枝步枪和一批子弹，想通过水路，亲自押运到广宁。当船经过四会县马江口哨卡时，被民团查出扣留。彭湃便向民团队长陈碧如宣传组织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图谋生存的道理。并指出：“地主倚仗民团武力进攻农会，焚村杀人”，“农民实行武装自卫，这是理所当然。”彭湃辞锋锐利，说服了陈碧如给予放行，为广宁农民武装增添了新的装备。

同年十一月，广宁的农民协会决定实行减租。彭湃于同月二十六日再次到广宁参予领导减租斗争。当地的地主豪绅立即聚集起来，妄图凭借反革命武装进行“武力绞杀”。十二月一、二两日，谭墟地主江汉英、江淮英纠集十三乡民团三百余人，袭击社岗等地农会。彭湃和周其鉴等人将达一紧急情况，于十二月二日向中共广东区委作书面报告，要求尽快派出军队前来支援。十二月五日，彭湃等又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共广东区委作了书面报告。彭湃在报告中指出：“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我们斗争的结果如何对于所有邻县的农民运动将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那里已经知道我们的斗争，并且关切地注视着它的结果。我们在与广宁地主武装冲突中一定要得胜。只有这样，农民运动才会顺利发展。”“要是现在我们失败，这将打击整个农民运动。”经过彭湃等一再要求，广东革命政府派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到广宁。

彭湃获悉队伍前来支援的消息后，即领导广宁农民协会组织各区农民代表五百多人，于十二月十二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向县署请愿，并宣布广宁农民自卫军专攻封建地主堡垒谭垌，缉拿反动地主、反革命首要分子江汉英、江淮英、江鬼绅三人，同时提出一般田主收租谷的三条原则。这样，便大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争勇气，分化瓦解了敌人阵线，把一大批中小地主同反革命的大地主区别开来，将斗争矛头指向最主要的敌人，有利于集中主力以对付和打击他们。

十二月十一日，广东革命政府派出铁甲车队到达广宁，在农军配合下，第二天一举攻下地主老巢，首战告捷。但敌人纷纷逃入江姓地主炮楼，储备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准备负隅顽抗。十二月十五日，又有粤军第三师师长郑瀚琦以广宁是第三师驻防地为理由，派两连士兵由副官长詹学新带领，开到广宁谭垌驻防。谭垌大地主江淮英等立即大宰猪羊，设宴款待，并且每人每月发银元两块，以收买三师官兵。在地主的蒙骗下，三师官兵断然宣布“不许农民扰乱治安”，要求铁甲车队制止农民“越轨”行动，使斗争的形势更为复杂。

面对复杂情况，彭湃同铁甲队队长徐成章一同找詹学新，力劝三师该部官兵执行国民党中央关于扶助农工的政策。同时发动广大农民慰劳三师官兵，举行农兵大联欢，这使官兵很受感动，改变了他们对农会的态度，表示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此时，又得到廖仲恺为大元帅府手拟命令，委派彭湃等人组成“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广宁事件。彭湃利用这个委员会，通过了缉拿江汉英、江淮英、谭伯松等八名破坏农运的祸首及收缴反动地主武装的两项决

议。十二月二十九日，利用团保总局长谭倡松勾结右派县长设宴之机，彭湃和廖乾伍、徐成章暗藏短枪并带警卫赴宴，当场抓获谭倡松。铁甲队也在此时冲进团保总局，收缴了县民团的全部枪械。这些枪械全部送给了农民自卫军，革命声势大振。

但反动地主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仍继续在各地破坏农会，制造反革命事件。为了彻底肃清地主反动武装，在彭湃的争取下，广东革命政府又增派卫队一百多人，携带大炮到广宁协同铁甲车队作战。由于江家炮楼为砖石结构，高五层，四周有水壕，十分坚固，且有民团几百人，以致屡攻不克。一月三十一日，彭湃主持召开“绥缉军事委员会”会议，决定二月一日全力攻击，并采用挖地道埋炸药的方法。战斗打响了，卫士队担负主攻，农军驻守山头要道，负责截击救援民团。彭湃亲自率领一个由周士第等十二人组成的爆破组，在铁甲车队的大力掩护下，利用炮楼背后的死角，冒着敌人的弹雨，掘地道埋炸药。二日，敌人发现我企图，在围墙开小洞架土炮，击我洞口。一发炮弹落在彭湃身边不到三尺远的地方爆炸，沙石纷飞，烟尘蔽眼，彭湃镇定自若，置生死于不顾。在彭湃坚定沉着的指挥下，经过三天两夜的挖掘，完成了爆破工程。后因爆破技术不够好，炸药虽爆炸而敌楼却没有被炸塌。革命战士和农军十分愤恨又很焦急。这时恰好东风吹拂，彭湃等根据地形和气候条件，下令采用火攻。敌人在被困十三天后，知再难支持，遂举白旗投降。地主豪绅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这一仗共歼敌八百余人，收缴枪枝六七百，取得了农民自卫军第一次武装保卫减租斗争的重大胜利。二月十九日，彭湃在广宁农民热烈欢送下返回广州。